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山存稿卷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查　浩

東山存稿卷四

元 趙汸 撰

文

方山樓記

吾州在萬山間飲食起居無不與山接惟浙江之上游率水出焉酈道元水經注所謂率東者川平山開洲渚隱見烟雲藹杳有江湖之思兩涯多窮林密竹垣屋靚深前直孔道舟車所輳行旅所趨日用百需不求而至

居人皆有以自樂與他里不侔中更喪亂蕩為丘墟而荒郊斷岸衰草寒烟四顧寂然江山不可復識矣程静翁世居北涯之上廼絶大溪而南作重屋兩山間以居屋前有山端重若屏顧而樂之因題曰方山樓樓距故居不數里右阻大溪左挾邃谷長松鉅杉參錯掩映四方賓客往來之士風飡露宿之餘登樓而賦者皆徘徊而不能去壬寅之春余還自郡城道過率東汎覽溪山有感於今昔之異呼舟叩門訪君登樓少憩亦喜其能

擇勝而自適也為之嘆息不已君曰不然吾豈樂乎是哉夫人之嗜慾無窮而生業廣陿有限以有限給無窮是以利害交乎外而好惡取舍戰乎中雖有林泉之美耳目之娛其心焦然常若不可以終日我則不然築室足以居妻孥供祭祀而已不必有餘推此類也則名譽不必矜恩讎不必快子孫孫子不知何人之計不必豫為之憂是以吾心休休焉無往不樂不待林泉之美耳目之娛而後為適也余曰善哉信如君言居室可益也

不能必其身之安田疇可廣也不能必其子孫之能守恩讎可快名譽可矜而不能無失意之時激昂青雲得志富貴而已有議其後者矣昔人有藏舟於壑者以為莫能奪也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去今君之自處者如此雖有大力其如君何道經率東而有感於江山風景之不同者登君之樓而獲聞斯言亦可以悠然而自釋矣不亦善夫遂書之以為方山樓記

雲麓書隱記

鄂州蒲圻縣南有疊秀山山之壯麗吾邑主簿何君故居在焉始何君去其鄉數載桑梓之念已切於中有為圖疊秀雲林之勝使時自覽觀以自釋者因題曰雲麓書隱以見其志云既歸大邦遂佐兹邑每與人言之不忘且俾汸為之記汸聞而嘆曰嗟乎君何以隱為哉吾精神敝於藥餌寒暑遷於床簀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一切易其常度益瀕於危亾者屢矣唯如是君子以隱疑之故雖病之至於斯極而有不察也嗚呼豈猶有待而

後信耶夫隱之能為不祥若是而君又何取焉吾觀君以文學從政兢兢畏慎不敢少越繩尺而亦不為崖異以徼名屢董重役未嘗以鞭朴示威而吏不能欺事無不集觸風雨犯寒暑出入䰄䰅猸狖之區與從御同甘苦或不為上官所察未嘗遷怒於民其居官任職超乎流俗有如此者乃欲一旦飄然與世相忘恐不可得又況一室蕭然簞瓢屢空有愠見者弗暇恤也則雖欲千里西還為隱居計事亦恐未易遂意君徒有所激而為

是言或姑以寓其意焉耳故不暇深叩君所以然者而論著之無何君復以書來言曰吾先世蜀資中人也宋末曾大父第進士官于廣而蜀已殘於兵乃留家於鄂自吾祖吾父以及於吾家於是者四世矣俄而逃難駭散吾宗奕世之祀不絕如綫今子孫存者唯吾一人而已況先人敝廬久為荆棘之墟丘墓所在又皆狐兎之藪不孝之罪尚忍言耶倘旦暮得代去且當號於當道君子以圖歸省結茅狹修墳墓力耕以供祭祀暇則求

父書而伏讀之庶幾克遂其初志而曠官速謗虧體辱親之罪亦可免矣此君之自敘云耳然則士之志於隱者非得已也而世之君子倜然若不察其情曷不以何君之事觀之乎傳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又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况君家自穀齋見山至龍岡先生三世鰲極有轉移而科名相踵不絕詩書禮義之澤非他族比也雨露春秋之感精神翰墨所存委諸草莽而不圖其可乎哉

然則君之彷徨西顧而不忘乎雲麓之下者夫豈有所

激而然哉昔者蜀郡虞公家於江右者再世矣嘗與人

言蜀被兵時故家大族狼狽奔走流寓東南而蜀之君

子官於中朝若郡縣者皆不復能歸若某姓某公子孫

今在某郡僅有某人未嘗不為之感歎焉時九江有黄

楚望先生其先亦資中人為公所留念者益公惓惓桑

梓之義未嘗以疎遠而有遺類如此況乎何君以孑然

千里之身獨承家世之遠乎余察君之意茍得伸其情

事區區窮達得失利害之間若有不足計者然後知余所以量君者淺也雖然又嘗聞之士之所以自立者才與志也昔者孔子之門有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者矣有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者矣聖人皆不使之處以枉其才至聞漆雕開之言則喜聞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則怒夫二子者居一官效一職豈由求之比哉而志之所存者弗獲信則有遺恨矣故聖人皆不使之仕以違其志後之有國家者措諸行事未必一一皆合於聖人至

於簡才賢以成治功奬恬退以勵風俗亦未有偏廢者也然則何君之志其有不遂者乎故為之記以俟

雲山菴記

出邑西門泝兩溪而南郊原衍迤岡壠廻復烟雲竹樹間有屋數楹負巖石而面隈曲曰雲山菴者寓上人宇内立錫之所也上人以疾病為道場以湯液作佛事救療一切患苦無二無別不蓄古方書每因症為劑君一臣二佐後使先如籥透簧如矢破的衆醫所不療者輙

起之其以為可治未嘗一失是以遠近數十里間請其藥者十室而九以疾求視者踵相接於途日與人藥多至不可計未嘗記主名即有不能報他日復請應之無倦色諸以粟米金帛食飲瓜菓來饋謝者無多寡咸歡喜受之如獲檀施上人以粟米飲食瓜菓飼徒屬欵賓客以金帛益市善藥輔其術以應人之求出其所資沛然不窮乃積其贏餘作此菴供養觀音大士置田若干畝擇其徒之謹愿者付之使耕且食而職香火焉嘗謂

余曰浮圖號出世法而不能不在人間故世甞以不耕而食病之吾觀世人以陰陽方技食於人者衆矣求其有功而不可以偽售雖食焉而無愧於吾教者惟醫其庶乎此吾所以既不敢安居以食而欲必從事於斯也然既假是以救疾苦以報佛恩且自給焉而不精其術則去為奇衺者幾何此吾所以遇有疾必盡吾心而不暇計其報施之有無也雖然吾道既行吾願已得矣而焚修之地弛於妄庸見墮豪奪使奉吾教者疑且怠焉

不可也請為我書之石庶後來有儆其可乎余曰可哉師撫之金谿人幼失父母十三出家十六為僧策元寺始學醫其師曰僧允中在策元嘗一新其寺遊潛山建觀音堂於市來者如歸辛卯之變始至休寧丁酉秋乃克作菴於玆地其志願所發觀乎其言可見積久充周至不可為限量報緣所及必將大有震耀於方來而況是菴乎然則菴之永久亦且師一念中耳又豈他人能為廢興也哉乃為記其始末如此凡田土物色處所勒

於碑陰

櫟軒記

鄭之恒僑居㬎水之南鳥聊之北題其隙宇曰櫟軒其言曰櫟不材木也無所可用是以能終其天年吾聞之莊生云居無何大夫士爲詩文以釋其名軒之義者甚衆言人人殊鄭之恒不懌以其閒日之黎陽山中見支離無謂而問焉曰吾以櫟名軒而人鮮能喻吾志者言之輙異何也支離無謂曰子無惑乎人言之異也世之

所重者材也而子獨以不材稱材之所貴者用也而子獨以無用全子無惑乎人言之異也雖然生之有壽夭豈材不材之謂哉深山之楩楠豫章閱千百年未有過而問者道旁之樗櫟未拱把而伐於斧斤其所託者不同也夫櫟之不材猶樗也櫟以社而存猶樗之以神也然社有變置而舉或廢之則樗與櫟豈能自全邪謂不材之木獨能終其天年非莊氏意也彼莊子者悲夫世俗之士以材為累不若不材者之無用也故為是不得

已之言又悲夫不材者亦有時而不得免也將自處於材不材之間然材不材之間似是而非猶未免乎累也則夫可以害生者豈惟材哉邦君之於國也聖哲之於名也皆累也彼且欲魯侯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使仲尼辭交游去弟子而逃於大澤其憂患乎一世者豈有涯哉嗟夫亂世多害智愚賢不肖俱困而莫知除其憂此夫人所深悲而非為一已之私也子之以不材自處豈其意耶曰然則莊氏昔所謂者非耶支離無謂

曰莊子固嘗言之矣其所保者與衆異也且予亦嘗聞所謂物之初者乎游於物之初則不物於物不物於物者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天地蘧廬也古今一息也死生旦夜也虎兕無所措其爪角兵無所容其刃無傷於物而物亦莫能傷也是豈材不材之論哉雖然為櫟有道即予之居行予之志使董梧無所用其助而舍者争席則材與不材皆不足為予累矣又何恤乎人之言鄭之恒矍然而起釋然而悟曰善哉進於道矣雖

然吾於櫟有取焉請書是說於軒中以為記

顏公山重造全真菴記

顏公山全真菴事載宋郢州守郡人羅公頌所為碑石燬而文僅傳二百年來菴新作者三無為記之者歲癸巳僧惟忠乃因眷家朱君請書其事於石余謂玆山在邑南五十里外而環邑中無遠近舉首即見之其高出衆山之上固不待言惟舊志言山以顏公隱居得名而不言公為何如人迨僧慧圓則像設如聖僧大士矣山

故有龍池二求雨者必先禱於公而後請水于池衆奉水至其鄉則雨隨而注其靈應之跡今昔無二而碑不言菴所從始甿有為菑谷中者得古佛像髙數寸益範金所為僧皮奉於顔公神室中自是求雨者必請得金像與水俱尤稱靈異而碑不及其事又志言池潤五畒羅公謂令二池各不過尋丈疑後人湮之若是者皆無所徵暇日當從君登山一覽勝槩以釋所疑然後為之記未晩也既而君屢以登山約余以衰病久弗克行甲

辰秋七月幾望訪君義門故居夜同宿顏溪僧舍旦日緣隴直上十五里得全眞菴後直危峰峰中引而下為小阜其左蜿蜒前抱右斷處直下為壑有隄塞其斷高二丈餘二池在隄內當菴前右菴所直峰名高湖峰為山絕頂後倚古郎山乃星源巨嶂其兩端之隴並出而內拱者盤據復餘里視境內諸大山行而不上分而不完者特異古所謂山川百源能雲雨天子將大雩上帝必先命有司祈祀者非玆山之禱歟世變禮失凡名山

有神靈者皆以佛老子之祠當之其像顏公如古聖僧而又重以金佛事無足疑者是山之能出雲雨以濟生人而靡間於治亂安危固自若也山高而支壠下故防山以内潊使無是堤則水潦下瀉如建瓴而又安取池五畝哉或言高湖峰疑以昔人隄水為池得名令遇霖雨彌月水皆入二池而涸山中人方以為異則謂後或湮之亦未有以證其必然既山之神靈有在則凡若此者姑置勿論可也乃為考其本末而為之記曰始開山

奉顔公祠者僧如昇其歳月不可知矣重作菴者慧圓則宋建炎庚戌之歳也名其菴曰全真且為書扁者金部髙郵吳公并今之請文於羅公則知惠州邑人朱公權也寳祐丁巳菴燬於火碑碣皆灼壊而金像與顔公儼然獨存募衆力創梵殿廡鐘樓如式者僧道穹也菴無田以膳衆僧徒應供者以出入為艱廼即顔溪土地神祠為别菴居之以便請名自是上方非禱祀不至而屋室有壊者矣大徳丁酉有從僧浄貴之請舍田倡衆

食淨人以職焚修且刻之石者里人杭州路人匠提舉朱君震賢首為淨人者程普應也至正丁卯悉撤其敝而新之者僧良辰淨人俞道堅俞道美也鍾樓舊在菴前危峰上後又建於其左皆憑虛下瞰數百尋以不利於久迺作於前峰蜿蜒中其歲復為丁酉而創重屋五間於殿後以為齋堂則前邑令吳君遵也益菴之規制至是畧備矣髙湖峰兩腋泉會於山麓是為顔溪土壤沃而菑害鮮其族居於溪上者巳余汪三家世修祀事

以答靈貺而惟忠巴氏子也上距如昇傳代二十有一
令淨人吳普壽本洪都建昌盧氏子以勤謹稱山高若
寒雲霧所蒸衣服器用常濕潤屋善敝勢不及百年其
人非樸實而堅苦者亦不能久居也而惟忠之徒曰印
宣者將以己資買田菴中而反於是山老焉乃并為書
之朱君名復於提舉為從子云

聽雨軒記

韓君仲庶嘗治一室書冊几杖凡百日用之需具在兄

弟二人同處其中自為師友以為人間之樂未有加於此者適秋夜大風雨作相視翛然有感於眉山三蘇公京師驛舍之約題其室曰聽雨軒其後稍出游江淮見武威余公而告之余公為篆書聽雨軒三大字歸而揭諸楣間造其室者莫不油然增手足之愛焉中更亂亡井邑為墟季子之不幸蚤世而余公書獨存仲庶即其寓舍重闢一軒仍舊扁以寄其幽思且使汸記之汸以病廢筆硯久矣而仲庶每相見輒以為言念終不可無

一辭以釋其意者乃告之曰昔者二蘇公之大科舉也其君為仁祖其相為韓忠獻公以二人薦者歐陽公而其進退者司馬君實范景仁諸君子也葢自三代以下未有盛於斯時者二公者起西南數千里外明天子賢宰相將皆以宰輔儲之區區小有得失何足深計而乃憂别離之不免慨功名之難期於韋蘇州之詩遽有感焉何與夫蘇州之示二季特其適然之辭爾而公以為終身之戚每遇離合感慨必形於言又何歟傳曰未及

而憂憂必及之彭城之漂泊黄鈞雷僧之相尋固已兆於斯矣今君兄弟幼同學長俱有志於四方千里之塗未發軔也而又姑取昔人感慨之無已者以名其軒居雖曰天倫之樂存乎寂寥澹泊之中有非他人所能知者而亦豈可謂之適然也哉雖然未及為憂與憂而弗釋君予皆弗與也故予由彭城所賦讀者凄惋而長公亟思有以解之然長公既謂予由自少曠達天資近道矣而猶必以退休相從日長為辭則其未達者猶在也

吾觀仲蔗衡然其如寄陶然其若忘於曠達而近道益庶幾焉况乎進退存亡處之有素方之二公其海崖之後乎軒名雖舊而其人所存則已進於道者矣故卜于夏之吉司馬氏者不復以云

知本堂記

宗法之廢久矣近代盛時雖號為世家大族者其子孫往往散越無以相維與凡民等而况於衰亂之世乎可歎也已傳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

宗故收族此宗法所由立也茍人道不明而尊祖之義闕則雖有世家大族而窮禍患害不能相收亦何足異哉故曰鳥獸則知有母而已庶人則知有父矣若夫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今兄弟雖或異母其與已同出於父則一也而世或以同産為加親是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也親兄弟與族人之為兄弟者雖有戚疏其與已同出於祖則一也然親兄弟則知愛之族人之為兄弟者則不知愛也是知有父而不知有祖也知識且不足以

及其祖父於族人何有焉是故貴不與賤齒富不與貧敘爭奪之端多於異姓忮忍之害憯於他人豈惟不能収也哉然則尊祖之義固不可論於凡民也嗚呼其亦可哀也夫若夫有志之士因其所可為以為其所得為使親親之道復明而為尊祖敬宗與行於一家以達乎一鄉一國是固學士大夫之用心也同郡汪侯仲玉早歲嘗有志於斯中遭多難雖軍務填委未嘗一日而忘乃即星源大畈田中創重屋為楹間者五其上通三間

以為室奉始得姓之祖神主中居及初渡江者及始來居大畈者而昭穆序列左右者十有闕世又為廟於屋南像其祖之有封爵在祀典者配以其子孫之有功德者四人重屋之下有堂有齋舍延師其中聚族人子弟而教之廟有廡有門時享月薦買田以給凡費者若干畆合而名曰知本堂以族人之屬尊而年長者主祀事焉別為專祠於太畈西浯村先人故居曰永思堂祀高祖而下四世其田與祭則繼高祖者主之焉葢知本者

以明大宗之事而永思則小宗之遺意也夫宗法之不能復古自今世以來病之侯之意益欲因四時之享以寓合族之義使其族人之登斯堂者思世家之遠如彼而有功德者之盛又如此則必不肯一日自同於凡民子弟之學於是者晨夕瞻敬知千百人之身本同出一人則親親之念藹然自生必將力求所以無負於先王之教者矣嗚呼若侯為此者豈非學士大夫之志也哉自禍亂以來所在大家殲夷不能相保何可勝數大暇

之族以侯力獨完又作斯堂以尊祖敬宗教示將來其所以遺夫族人子孫者可謂遠矣故為書之侯名同始得姓者魯成公子諱汪父名嘗食采潁川初渡江者漢龍驤將軍諱文和始居大畈者諱中元有封爵而在祀典者唐越國公國朝封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配食者團練使積官御史大夫諱瀆神號端公中元其仲子也曰順義軍使檢校司空諱武皆以靖寇捍患有功曰宋西京文學四友先生諱存有經學行義曰端明殿學士

招討制置使立信以忠節顯皆其譜實云

休寧監邑坊公閔雨記

春秋魯君有以閔雨得書者君子曰其有志乎民也閔雨則其有志乎民何閔雨而雨也閔雨而雨則不閔雨者為無志乎民罪也以無志乎民者為罪之在則閔雨者之有志乎民不可不書也若坊公彥輩之為休寧者其知春秋閔雨之義已乎曰若坊公可謂能閔雨者矣公之閔雨奈何公在官之明年雨不違時野無惰農苗

以美矣俄雨環休寧之邑四郊同日大水漂禾稼蕩民居室不可勝言也而邑之言則曰大澇之後無豐年既而果彌月不雨苗將槁矣公惻然憂之若鋒刃之在已也亦既率僚吏行禱羣祀暨名山大川于社于門矣而不雨既又名佛者老者方技者各使以其法求焉而又不雨則旱甚矣於是民嗟以怨而公不怨也巫窮以怠而公不怠也晝曝於野宵露於庭不知其病也乃齋宿走祠所再拜稽首興手瓣香跽而禱之曰以蒙從政於

玆而歲不雨蒙不足托於士民之上矣今旱日甚殆不
可生是天絶之也民無罪而天絶之吏有罪也請以絶
民者移諸吏言訖淚緣睫又再拜稽首退而屏處却食
期必得雨乃以厥明日雨於南郊又明日大霈於邑西
雷電晝冥四合齊注於是槁者蘇秀者實歲不凶矣若
坊公可謂有志乎民矣然則他邑亦有閔雨者乎曰有
則何以不見稱於君子其閔雨非閔雨也事至而後爲
之者也他邑旱則民吁無辜於天而吏弗聞也乃遴集

於公堂譟而假粟焉吏為發廪以賑之而後定則其閔
雨者非也事至而後為之者也夫民易動而難定也易
使而難悦也是故善保者必慎其幾焉若他邑之民上
者亦殆矣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則坊公獨非事
至而後為之者歟曰公為政期歲矣不得責三年於是
也其為政奈何民之情偽無或隱也然不恃以為明獄
之大小無不察也然不倚以立威吏民之欲求寵於公
者茍假其一嚬一笑斯足逞矣而公不與讒諛詆詰之

辭不至於耳苞苴請托之問不至於户豪舉武斷欺負之徒不行境中於是閔雨而雨焉則亦異乎他邑之在民上者矣君子曰若坊公之有志乎民者不可不書也是故筆其辭附諸春秋閔雨之義以俟夫通四方之志者取焉

九思堂記

九思堂者高昌仲禮公閒居之所也至正十一年冬公涖兩浙鹽政命前所治邑休寧諸生趙汸為文以記之

汸聞諸君子一言而可以決天理人欲之幾者曰思而已然或昧其當務則剛者健決而失中柔者纏繞而無斷去夫不思而蹈於惡者不逺矣故吾夫子之教欲人即身心日用以慎夫所宜思其目雖九而思則一夫曰視曰聽曰色曰貌曰言曰事六者皆人之所以交於物也曰疑曰忿曰得三者又交物之所不能無者人惟忽而不察與夫思之不以道也是以欲動情勝而蹈於一偏設有覺焉而天君内正以念其所當然則必明必聰

而是非不壅於聞見必溫必恭而惰慢不攝於身體必忠必敬而悔尤不見於言行以至於疑不滋惑忿不忘身取不傷廉而動無不當矣故思者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之防也詳其目則接於外者有恒一其心則主於中者不二譬如明鏡在室上下四旁靡不照而豈有一偏之失罔斷之疑哉自古聖賢所示修身為政之要莫切於此公能取之以名其堂信乎知所先務者矣然汸觀公之治休寧也不姑息以為寛而民懷其惠不任刑

以為猛而民畏其威不避嫌以為刻而民信其廉既去而復相與立石頌焉字刓而重刻比淪於水又出而樹之愈久而愈不能忘為御史彈聚無所顧慮言既不行退居於家者八年未嘗以一辭通貴人親戚在水監行視河患不避險艱及當興重役則喟然嘆曰大禹聖人亦行其所無事而已夫以公之見諸行事如此則存諸念慮者正矣其於夫子之言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歟近世論大夫者咸觀其取舍以為得失然公嘗謂

訪曰凡人材性長短皆得於天至於義利取舍則為之在我又何難耶葢非見善明而用心剛不足以與此豈崇猜集忌以察為明者可同日道哉公之祖哈喇托音監戰公以萬夫長與御史丞相同樹勲績考呼圖克布哈公仕止鎮江監郡有賢聲而公以胄子入官其世家之澤遠矣因名堂之義以進其德而偉然自立於一時也宜哉

休寧縣達嚕噶齊巴倏武功記

國家既一南北極天所覆罔不順承數十年來郡邑之間豐樂暇豫相安於無虞以為治益昇平之日久矣乃昔盜起淮蔡羣偷相挻以逋天誅而蘄黃無賴之民始蠭出為之外應大江而南要郡緊縣皆震動摧陷轉相寇賊則亦澌靡之極也哉徽州治山谷間一旦聞警守棄其民將委要害居人倉卒亡匿市井為空盜乘虛縱入郡邑以焚蕩屠洗脇民出藏貨為兵民不勝憤相率奮起圖之事不效舉義者咸死焉而盜益恣雖長驅四

出無顧慮矣時不聞官府之令已三月王師自嚴之淳安乗勝獨克日戰歙南境中得陷賊農甿輙釋不殺使歸告父兄子弟無輕從盜官軍至矣郡入籍以少安實江浙行省宣使巴侯之兵也又兩月行省兵始復徽州侯從元帥沙布鼎公撫定休寧以達嚕噶齊官治其民其後盜去而復來者一再行省兵亦再克定皆仍侯休寧先時軍士遂所復新陷州縣輙用入賊境法而交午之使一切以軍興草芥其民侯左支右吾寧以身任怨

而不忍重傷遺民於瘡痍之後故休寧之民德侯獨深既取侯制勝之跡繪為圖以觀之又請記侯武功以文著其歲月以傳邦人子孫於永久焉侯名巴特瑪實哩字某高昌人世居河西為貴官家早游京師以材勇聞至正十二年春盜始侵掠浙江郡縣行省臣用薦者言以侯為其省宣使募兵嚴婺間得壯士數百人還報受命濟師徽州時徽州已陷盜犯嚴之淳安行省平章伊嚕公親視師浙西憲臣來督戰賊屢北師進侯以所募

士為前鋒賊乘高下石傷侯善馬侯與壯士隱身負崖
聚足而度大呼出其後奮擊走之行登賊所據雲頭塔
山壊其石寨焚廬舍二十餘處視地形勢還見省憲白
之六月初二日也十五日進焚邑人為賊將者方請之
所據道觀得賊六人治工二人弓矢刀鎗甚衆十七日
至第七都與賊衆大戰得賊十餘人明日進嶽州歙縣
之街口二十日焚邑人為賊將者余高居室執其家人
子弟付吏二十六日至深渡斬首二級二十九日戰於

郡東三十里大佛殺賊甚衆是日復還街口時賊將項
奴兒自蘄黄來率衆急攻杭州其驍將拒王師自南來
者歙南請相地形便導官軍置營以鄉人助戰侯以省
臣命帥兵赴之邑人爭負米取間道餉焉七月初六日
追盜孫村斬首三十級明日復與賊戰敗之初六日賊
據葉干山險阻以待侯仰射者皆墜死破其陣得賊三
人十三日賊五千人陣於逢村既戰射賊將二人墮馬
獲之追至岑山渡而還十六日得賊將一人追至逢村

擒殺甚衆生降一百九十二人喻以恩德縱還其鄉十九日與賊遇上村賊潰二十三日追至烟村賊以舟渡馳馬射之墜水死者三千餘人二十五日戰歙浦嶺下賊可萬人陷陣奪其大紅旗二午還余岸賊大至與千户布延呼魯百户蘇世傑俱力戰殺賊甚衆所射三十餘人皆殪之賊縱圍官軍侯與二將疾射得脱時犯會府者皆自潰而還始陷徽州大掠金帛去者雲南康人也至是復來羣盜十餘萬萃於徽州復分寇諸路俄而

行省平章薨於師候與諸將退保淳安盜復進據雲頭
塔山𣶏西僉事與行省叅政親勒兵候仍以前鋒破其
塔山砦射殺賊二人八月二十八日也自是併日追賊
以九月初三日復至深渡初八日以省臣命次𦤎村循
進與大軍犄角得賊二人十八日行省兵大破賊元帥
沙布鼎射偽萬户之據徽州者殪之二十四日以省臣
命引兵歸其大軍明日戰賊徽州城外先陷陣多斬獲
賊奔祁門其攻宣州者亦潰而還郡既復行省臣承制

具官故侯有休寧之命十月初二日至休寧民皆還業侯槖弓坐衆旦暮廵警重法以戢軍士之暴民誅惡少導賊殘大家者二十三日賊復以衆至縣西十里楊村侯先諸將躍馬揮雙長刀突陣出入排擊追奔二十餘里擒獲不可勝計撲耙者賊中利器以禦刀槊一可當十賊畏侯善戰每選精其技者以當侯是日有操撲耙大呼直趨者侯左刃按撲耙右刃劈其首賊徒屬目皆失聲遂大敗之十一月十三日民有言項奴兒自廣德

陷常湖為大軍所逼棄其衆迯來已入休寧境中者侯
與邑義士分道遮捕斬首三十餘級生得項奴兒及其
將二人婦女二馬四騾一銀牌一偽符牒五別帥以兵
下祁門未定遽分兵還黟盜一夕奄至師潰還休寧黎
明侯聞賊至即彀弓上馬迎戰時大霧四塞咫尺不辨
人馬盜由邑西繞南門取東門同時大呼齊入我軍無
營柵帥與吏士在邑之民皆遁焉侯單騎去盜數人追
躡且及侯回刃擬之盜不敢迫復徐去間道從省臣退

保淳安始羣盜出祁門將散去會湖口劇盜以其衆來
助故禍愈烈分掠休歙二邑境中同日皆遍殺人滿山
谷既多得財稍引去其前寇者皆為官兵所敗十二月
二十四日從省臣進復徽州與三萬户之兵軍休寧至
正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賊復大至官軍戰小却明日戰
邑西藍渡殺傷相當賊來愈衆又明日遂薄邑治侯力
戰至暮溪橋壞舍馬步鬬跳出重圍者再奪賊所得我
軍名馬以還天又大雪官軍不利師退侯亦行募兵嚴

之遂安會行省平章公以大軍平撫湖廣德移軍擊賊淳安走之命侯與格爾千户蒙古軍及趙萬户軍俱進次玆村烟村之地是月三十日會大兵定嚴州三月初五日至休寧仍以達嚕噶齊治其民自始受命募兵至是周一歲矣先是郡邑不時定士多亡失三易主將故侯功狀未著然意無纎芥不滿識者多知而村落閭兒童婦女皆知其名矣夫當盜賊方張之時以新募數百之衆深入溪山據其胸腹而日與之戰使郡人知官軍

有必至之期無敢輕於從賊他出之寇有所顧慮而奔潰以還又能撫循遺民俾休息傷殘使瘡痍易合則其所繫遠矣豈獨是邑之人於侯能不忘哉矧侯方妙年以忠勇絶倫之姿益廣愛人之術異時建大功名取高爵顯位為國家著得人之效將自兹始乎故為之記

商山書院學田記

新安自南遷後人物之多文學之盛稱於天下當其時自井邑田野以至於遠山深谷民居之處莫不有學有

師有書史之藏其學所本則一以郡先師子朱子為歸凡六經傳註諸子百氏之書非經朱子論定者父兄不以為教子弟不以為學也是以朱子之學雖行天下而講之熟說之詳守之固則惟新安之士為然故四方謂東南鄒魯其成德達才之出為當世用者代有人焉然考其學所由則在宣政間婺源有汪公紹者始作四友堂於其鄉以居四方學者其子存遂以明經教授學者稱為四友先生一時名士若金公安節胡公伸輩皆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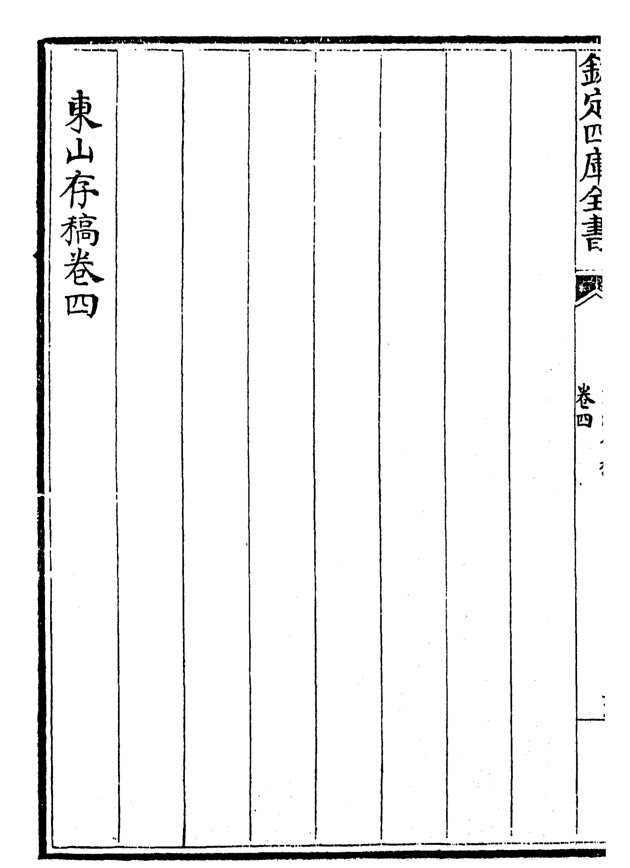
其門此吾郡義塾之始見也其後則有尚書錫山陳公之茂初尉休寧命鄉舉秀民為學官弟子而躬教之故休寧之學特盛歲大比與貢者至千人益有自來矣迨夫世降日下文治既微俗亦少衰焉薦經禍亂自井邑田野以至於遠山深谷民居之處莫不蕩為丘墟學者逃難駭散未安其生又奚暇治詩書禮樂之事哉識者於此益深憂之而郡別駕汪公義學之建田租之廣所為惓惓者也公四友先生七世孫也其平居時嘗欲推

先世遺意創義塾以教鄉人子弟多難未遑間雖從事軍旅日不暇給而未嘗少忘於中至正丙申歲既以義兵克定鄉郡駐師休寧什伍其民使相守護郡邑益少安焉重惟人亡禮失經殘教弛莫甚於斯時作興之機不可少緩也乃求溪山清邃之地得邑人吳氏遺趾於商山之南五里規創書院以為學者講習之所其既廪之供則買於旁近得田二百餘畝在縣者五十餘畝命邑士黄權圖其地形廣狹識其物色處所歲入若干為

籍以示久遠而司其出納其學舍造作土木工役之事始終鉅細之相其成者皆屬諸宗人周周亦四友之族也其廟學之制釋奠之儀師弟子供億之節教學之規一切皆使學者相時攷禮以序為之公若無所豫焉公之所尤汲汲者在乎定厥居以収其人於散亡之餘繼之粟以續其食於族處之日使士得安身一志以從事於其所當為者而已於是周與黄權以告於邑人趙汸而請記其事汸聞而嘆曰於乎斯文之興喪天也世變

極矣豈其遂泯絶於斯乎抑將有待於人乎夫有國家者化民成俗之方莫先於學而學之為道又非可以私意茍且而妄為之者矧新安之學本乎郡先師者父兄師友之授受猶或有傳也其可一旦廢而不講乎此固大夫君子之所宜盡心而凡民俗吏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者也今别駕公以剛明之姿承家世之遠雖兼職軍民令行郡邑而凡所以為妻妾之奉子孫之遺者漠然不動其心既建知本堂以膳其宗族而興學育才之

志不懈益虔益如此其觀夫興衰之變存亡之故而審夫得失之機也明矣夫其或者尚存斯文遺緒於東南則商山之學者必有光於四友之堂而汪氏為世有功於新安之士矣是豈非公之志哉乃為之記使刻諸石以勉夫在學之士而凡學田之物色處所歲入之數咸勒於碑陰



東山存稿卷四

東山存稿卷五

元　趙汸　撰

文

書東坡尺牘後

宋禮部尚書贈太師東坡蘇公忠義貫日月名聲塞宇宙益千載一人也妙齡登高科思以文學經濟如賈太傅陸宣公中歲偃蹇不偶始留心佛乘交友禪伯如白樂天柳子厚晚節播遷嶺海遂欲隂學長年超然遐舉

如安期生梅子眞此公平生學術三變見於手筆書疏者具有本末也若夫文章妙天下特其餘事傳周易尚書解論語亦博洽之及爾要非志氣所存然公嘗有言曰膠西多古君子使益公眞往來其間軾何足以見之與答陸子厚書所論黃高人之意適同噫內聖外王之道不明而豪傑之士不能忘情於方外者如此然則世人所求於公者殆其粃糠土苴至正巳丑秋過倪氏黙川寓居敬書此於其所觀東坡尺牘後

跋歐陽文忠公墨蹟後

歐陽文忠晩歲好習書意有所至輒形紙墨若今趙郡蘇公所藏二帖是也宋翰林學士思禮頗不及唐然於天下國家事無不得言則言語侍從論思獻納之職未嘗廢文忠猶以禁職不當外同百司欲漸修故事蓋君子居是官則思盡其道如此使如太史公所謂文史星歷主上尊禮不如公孫丞相者其肯一朝居乎且公在致和間為職事言可也治平初入政府熙寧補外矣猶

紀聞録視眷眷不忘欲廣其君之見聞而引之當道者夫豈以遠近親疎而有二哉時王荆公方得政職謂都俞之間有樂予無知之意葢與文忠用心正相反則盡排衆議獨運化樞以至於敗乃翁事亦何怪哉

跋東坡墨蹟後

大參蘇公出示東坡墨蹟一卷前一帖玩其詞意疑是元祐間未被譴之時與嘉父公嘗有書與嘉父論春秋學甚詳繼聞其作春秋博士而喜者也次一帖過嶺後

書不知與何人後二詩在化州追寫惠州所賦則行渡海矣按東坡以紹聖四年丁丑五月再貶儋耳時子由亦責海康相遇於滕同行至雷六月相别遲即子由長子侍行者二詩實當時所書也羅浮棲禪之遊視豐樂橋釣魚逍遥堂采杞無異與焚香默坐小室飽飯爛睡為垂老安逸皆是翁實語始翁過嶺有云今日嶺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蓋已信死生禍福非人所為矣臨卭魏公獨以要覩南海窺衡湘為傷

於大豪欠却敬天之威氣象豈儒先君子所學不同執德亦異邪雖然以垂老之年當轉徙流離之際而浩然無毫髮顧慮非此事素定於中者殆未易能

題三史目録紀年後

作史之難尚矣司馬遷班固纂其家學范曄歐宋潤色成書皆歷年之久而後克就其攬取該備固宜又漢唐惟吏治武功最盛是非易明然而王勃劉子玄輩搜討摭拾其間猶未已也陳壽而降益無幾焉宋有天下三

百年人材學術上媲成周論政議禮明道正學皆未易一言敝其得失中間二三大賢欲以修於身者措諸當世稽古考文之士星羅林立抱遺經以求致用之方而故家世德衣冠文物與其國祚相終始表世系志藝文傳儒林者亦或未之見也況理度世相近而典籍散亡遼金傳代久而紀載殘闕欲措諸辭而不失者亦難矣哉叅政趙郡蘇公早歲入胄監登禁林接諸老儒先生緒言最為有意斯事嘗取三國史志文集總其編目於

前而合其編年於後事之關於治亂存亡者則疏而間之題曰宋遼金三史目録所以寓公正之凖的肇纂修之權輿也後雖出入中外不克他有撰録而所至訪求遺文考論逸事未嘗少忘近歲朝廷遣使行天下羅網放失大輿刪述之事則宋遼金史皆成矣若夫合三書於一致以求治亂之原而不相矛盾極其賢人君子之心志以徵文獻之盛而無所逸遺則由目録紀年而廣之豈無當論著者公其尚有意乎

題耕讀堂卷後

余讀耕讀堂記於郡邑故家興廢之由竊有感焉異時豪傑特起之士奮自田里㩮危科躋膴仕視功名富貴如持券取物皆讀之功也而奚暇於耕迨其後裔蒙世德因遺業襲紈綺厭膏粱凡可以悅耳目娛心志者皆坐而有之則并忘其讀矣欒郤狐續降在皂隸叔向所嗟貴游子弟轉乎溝壑推之垂訓古今一轍可為悲夫鮑氏之先以慈孝稱其見於鄉先生方公回程公文所

紀述者太史氏已特筆書之其勤生緝學皆以積累馴至而無所願乎其外子孫守之以為家法焉是故伯原父當英妙之年即恬於進取築室讀書從師取友而不忘稼穡之事所以承家保世者深且遠矣縉紳先生莊色而書之固宜歲戊戌余自鄞郡還道哭鄭先生所過名鄉甲第皆蕩為丘墟而耕讀堂獨巋然無恙時伯原父方家居父子自為師友翕然為鄉里所稱益嘗望而歎曰鮑氏慈孝之澤未艾也因尚絅寄示此卷輙書其

後以明諸公為知言云

書趙郡蘇公所藏經史遺事後

金章宗朝史官所得内送顯宗為皇太子奏東宫闕官帖黄一紙命編入實録進士劉國樞記其父司經迎所聞皇太子嘉言暨詩文凡八條詩不録翰林學士張行簡起居注草藳起明昌六年正月朔止三月十五日後有張公題識及部數脱藳提空式令趙郡蘇公通輯為一卷而藏之金至世宗南北戰争甫定益天所以靖斯

人也皇太子簡賢德職輔導其深知所以為天下本者乎及覩國樞所記則於南面之術得之巳多惜乎弗克嗣位而崩殂爾起居注記章宗言動甚詳其禮儀國用除罷聘好可備參考所云禮部尚書張空其名為讜直官重勘鎬王獄者乃張公之父諱故下文書名字皆闕其右體新史言允中之獄成於宰相無將妄想之奏朝臣惟曹利用乞貸其死而章宗不從則猶有未厭人心者時張公巳罷兼職不及記覆治何狀不然尚書當時

名士以讜直舉豈得默默無一言耶張公自言以明昌三年閏二月兼記注凡歴三十九日而本傳不書百官志亦不言起居注嘗用學士兼則闕文多矣且當時左右有簪筆之臣纂修有實録之篇史官不爲虚設而典籍散失如此良可惜哉公家藏書萬卷於遼金逸事宋代遺文猶拳拳收購不倦此其毫芒爾益有志述作者其平居暇日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當朝廷修先代史一時文學之士莫不與能乃獨留公外藩論者每爲惜

之而汸竊以為不然者眉山公有云文字議論是非予奪難與人合甚於世事藉令公被命入書局果無昔人頭白汗青之誚而函承旨意敏於撰述有如今日之所就者乎汸所不能必也善乎資中黄先生之言曰制作之文上關天運非可以私意茍且傅會其間者然則網羅遺逸成一家言藏諸名山以俟後之君子將不在於公乎

書蘇奉使本末後

自帝王巡狩省方之禮廢後世人主尊居九重懼憂民
一念無以自達下情或不得而上通也於是始遣使分
行天下以問疾苦明黜陟為事所謂揭日月於久昏轟
雷霆於重瞶誠承平之曠典聖哲之宏規矣若乃委任
隆重戒勑諄嚴由乎睿斷則未有若皇上至正五年明
詔之盛者焉故輶軒未出國門而四方萬里至於海隅
蒼生寒饑滯屈鰥寡孤獨皆翹然有惠鮮之望矣是時
江東西閩浙間官吏殘百姓治道路張設赫奕如待神

明使者所至持訴牒遮馬首號呼者千百餘輩皆漫不加省不過即官署一布德音而去未知聖天子屬以何事乃漠然如是乎頗聞他道有捽持長吏發擿司憲者莫不稱快然民生多艱弊源非一苟咨詢謀度有所未至則興廢舉墜之方洗宂澤物之實果何如邪八年冬來錢塘於省掾葛元哲所得覩叅政趙郡蘇公奉使京畿還朝所報公事綱目首詢民疾苦其事二百八十九次興廢除利病五十七禁革科擾四十九均平差役二

十三平反冤獄一十六昭雪改正二十二追問贓汚七十六責罰稽違七十一斷革免冤惡三十六體察糾劾五審理罪囚九十七建白時政二十一勉勵學校三勸課農桑四而薦舉官吏一十四終焉所歷神州赤縣三十處罷斥官吏四百八十六人觀其後先可以知廉問之有序考其詳畧可以見緩急之得宜大抵好惡重輕一因民情而已無所與非惟不能造端以求釁亦未嘗廢務以市恩也既又聞僉憲楊公晝躬詰問夜稽案牘

殫智竭慮所得悉在於此當時黎庶感悦稱為包待制優伶鼓舞方諸韓魏公則聖天子深仁厚澤固已宣布浹洽於邦畿之内矣夫以公之用心如此而亦與不稱旨者同得罷歸未審廟堂之論謂奉使當作何體此其意或有在非草茅所知也夫善為國家者如醫之理疾必審其元氣盛衰感受新久以施標本之治故病去而身安彼庸醫以温平藥沈痼固無足言然或昧於緩急後先而疏導湧泄率然以施者亦非病家之福也剏京

畿上承華轂實冠諸道設復有當撫循者公其得已乎
未幾臺憲交論賞罰未當上復起公於家不一月三進
其職則公之行事雖不見察於一時而未嘗不顯白於
天下後世也竊惟皇上恤民深切至於親遣大使而耳
目所及公論亦待久而後明則四海之內不得均被德
澤豈無執其咎者於是重有感焉乃書其說於至正奉
使本末卷終

書蘇參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後

部菴先生文章學問冠冕一時而臨池之工近代莫及今大叅趙郡蘇公以成均舊游同朝日久得先生手筆為多比來江浙而先生沒乃出前後十有七紙以清河元公暨先生與其先公二帖弁於卷首輯而藏之至正九年又十月汸謁公於臨安私第公出以見示因得諦觀連日竊思曩歲獲侍先生燕閒之論每及當世人材必曰吾伯修汸起請曰蘇公今見用於朝有大名於天下所録當代名公言行詞章山林晚進得窺國朝文獻

之盛者頼此二書而已若公學行之詳則或不能盡知於是先生為言公所以賢於人者因顧侍史抽架上文字一帙來曰此伯修所作鎮湖南時録以見寄者也汸展卷疾讀先生憑几聽焉至論帝王統緒之正先生止汸讀嘆曰論兹事於前代先儒具有成言若夫世變不齊異論蠭起自非高見遠識公萬世以為心者安能明決如是乎繼此每讀盡一篇先生必為申其旨意以告在坐者且曰伯修之文簡潔嚴重如其為人吾嘗欲敘

其述作之意顧老病未暇今當成之俄其子敬祖從叅政幹公辟為江西省宣使當受事趨京師歸求契舊書問以待先生曰自吾歸田野未嘗以尺牘通中朝故人惟蘇伯修王君實乃無間爾即口占二書授簡於汸俾執事焉首末外封名皆自署未幾竟以病不起敘不及為敬祖既丁艱故書亦未達爾然先生卧病時嘗謂諸子曰吾居閒久矣知心之友存者無幾汝曹欲刻石壙中求銘蘇叅政可也今觀先生與叅政公父子諸帖皆

辭意諄惓情誼藹然見其於公世契深厚如此趙子長帖乃歸田後第一書惟寄聲君實衆仲所謂無間於此可徵衆仲嘗從先生游亦親厚故及之益雖家人子弟間事未嘗屬他人爾卷中有曰閣下力學修行推於實用有曰閣下為人物學問所歸皆與稱公之賢以語方者辭旨不少異益先生知公甚深期公甚遠匪為一時游從之好故其平居與學者言即其所嘗告公者也托貞石於幽隧豈偶然哉先生好魏晉法書如卷首在朝

數帖雖臨事遣筆楮墨各殊而指腕妙處使米元章黃長睿在亦無所容喙目青後字畫多倚側重疊然筆意猶髣髴可見代書泛出門生侍史得於口授故時有訛字所謂副端門人南游應遣候之應當作因爾追念疇昔為之慨然乃録所聞先生語與手書中有相發者系於卷終

書所編李文公集篇目後

李文公集十有八卷百四篇江浙行省叅政趙郡蘇公

所藏本汸既從公傳寫復總其篇目如上始汸見歐陽公論文每稱韓李其讀幽懷賦恨不得與之同時上下其議論而老泉蘇公亦謂李文其味黯然以深其光油然以幽自是每欲求其集觀之不可得所得者文苑英華中數篇而已既又見豫章黄公謂皇祖實録文如女有正色又子朱子論復性書雖病滅情之旨出於釋氏而亦善其有如此思慮益以不覩全集為憾至是迺請於公而得之甚慰也公名翺字習之中進士第元和間

為史館修撰疏言旣以武功定海内當革𡚁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文德興太平不然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因條上正本六事憲宗不能用後遷禮部郎中面折宰相李逢吉過失移病去雅好推轂賢士韓文公嘗書與之云於賢者汲汲惟公與不材䦨其復書以為韓公雖好士惟其有文章兼附已者無所愛惜或不能然則不肯薦拔與已不同又嘗以書責裴晉公居相位道不行忍恥内愧不能忍退其於師友及知已厚者骨鯁無諱

忌如此則視逢吉輩復何憚而唐史乃言由不得顯仕佛鬱無所發而斥逢吉既斥之又自懼而去其言牴牾非事實甚明昔人謂韓公於學莫如文章於德莫如好直而習之文行庶幾似焉則以韓謚易名而韓李並稱可無愧矣叅政公將刻梓以廣其傳於學者故汸竊著其為人大畧且非排史氏之妄以明歐陽公為知言云

書羅鄂州小集目録後

右鄉先達宋朝奉郎權發遣鄂州軍州事羅公文五卷

權通判鄂州軍事臨江劉公清之所編次公與劉公同官於鄂公既卒於官劉公因以是編刻置郡齋於公平生所著不能十一故題曰小集其藏於家者餘五十卷不幸一再傳而中絶遂俱亡矣惟新安誌爾雅翼二書吾郡嘗刻諸梓此小集者郡人亦嘗再刻之故家有其書兵火後板本既弗存三書皆不易得矣汸避地還藏書多散失求小集於友人又得鄉先生陳公櫟所傳本而正其疑繆顧二家本皆前闕篇目乃為敘録如上宋

南渡後士大夫經術政理無愧東都惟文辭若與世俱降者雖能言之士叅立角出各名一家高文大册照耀先後而慶歷元祐之風軌邈不可追矣公之為學自三代制作名物帝王經世之迹古今治忽之變下逮草木蟲魚之隱賾博考精思靡不淹貫起歐陽王曾氏上接漢秦求其合作而斟酌劑量之故其為文質厚中正而節度謹嚴本人倫該物理關世教而未有無所為而為者使天假之年恢廓光大見諸設施議論風旨自本朝

而逹天下則韓歐諸子所以彌綸昭代者赫然復見於當時夫豈至於散落僅存如今所傳而已然則劉公既亡之而子朱子每見其文而推讓之比聞其即世而歎惜之者其不以斯歟公早嵗嘗以廕投京官矣考滿歸即請祠既第進士得縣矣復請祠越五載乃起倅贛州既滿歸又七年乃得郡其於進退取舍之際如此志之所存何可量也而天固嗇之壽則當世君子所以重爲公惜者豈惟以其文哉雖然公之於文則有道矣公嘗

論儒者之學去已之私以盡其所受之分以施於上下親疎之際前聖有作大經大法皆具今之學者亦求合於彼而已其有不合者積思以通之汰去浮游散越之念而日就親切忽不自知其合矣嗚呼昔之以文名家者蓋未嘗及此也以公學於古人而反求諸已者類得其要如此於文辭其有不合乎讀公之文者試以此言思之公諱顧字端良號存齋劉公字子澄後鄂州卒時

甲子歲十一月日南至趙汸書

羅君傳道鄂州使君七世諸孫也將赴官洪之靖安使其表弟汪弁奉寫本鄂州小集來校其闕誤將刻諸官舍訪以所藏本證之去其續編之弗類者而補其闕逸以還劉公之舊昔四明王公伯厚以博洽名一世守吾郡時於鄂州遺書尤致意焉嘗與郡人前太學博士方公萬里求諸羅氏得爾雅翼而刻之學宮其雜著則舍劉公所編外片言不可復得矣況茲再更變故也乎併録所叙篇目以歸之嗟夫吾郡先

達如金忠肅程文簡汪龍溪吳竹洲方秋崖呂左史諸公文集失傳者多矣亂亡之餘安得子孫皆如傳道之克自樹立以世其家而因得重刻家集以廣其傳乎舊題後十有一年八月幾望汸再書

題妙絶古今篇目後

右起春秋傳止眉山蘇氏凡七十九篇宋故端明殿學士致仕湯文靖公漢伯紀所編始余丱角讀書家塾得諸兄所録鄱陽馬公文有妙絶古今序已知世有是書

然觀馬公辭意若無取焉者因忽不復求其後於書肆中見之卷首不載馬公之序自書謂千載英華萃矣馬公益不喻然後題稱紫霞老人者趙公汝騰也頗言其擇之精然自春秋戰國而後能言之類衆矣七十九篇之外夫豈他無可取者雖反覆細玩其篇目而終莫知采擇之由因置不取暇日登吳山望海門歎其宗社為墟稍求遺文逸事得失衰微之迹與湯公出處大槩而後乃識其意思往書肆求之則已為人取去矣自是嘗

往來於懷每遇藏書家必詢之吳興唐君棣寀吾邑聞
余言既歸訪諸好事者則已刻梓行後其家以板質錢
於富人故傳之者鮮唐君從富人摹本以寄余始得之
乃為次第其編目如上嗚呼是編所録若鄭子産樂毅
諸葛武侯范文正公類非以文辭名世者當宋之季世
内修不立外攘無策生民重困疆埸日蹙天下所願見
者四君子而已彌遠清之嵩之大姦相繼擅國貪權黷
貨與中外為市而又有進聚財之説於其君者於是以

萬乘之主而納私貢豐內帑近習女謁濁亂朝政觀范勾重幣韓起求玉郤至以富䰟舒以賄囊瓦以貨見譏於識者而左氏亦以懲肆去貪為春秋之法豈非迷途之疾呼也邪端平諸鉅公學術足以匡君才猷足以定國而阨於權臣志弗克遂竊觀國勢日蹙亡形畢具與晏平仲叔向兩賢深語交論齊晉之衰而莫能振起者同一喟也然而本原始禍則理宗德彌遠立巳而舉國以聽焉視周襄王不以私勞變舊章有慚色矣於是自

天子公卿大夫而下盡失其職曠其官若季氏之婦所以誨其子左史倚相論衛武公子産諫子皮鄭無正諫趙簡子者乃其君臣之龜鑑邪又究而論之則自高宗忍恥事仇稱臣割地使三綱不正國威不立以至於斯當時士大夫非無申胥魯仲連公子無忌虞卿之忠讜而楚以六十里爲𨿽人役卒有愧於論弋之夫此南渡以來志士仁人没世不忘之遺恨也觀是編者惟以其文取之可乎楚靈王聞祈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襄王用莊辛之計而國復强勸戒昭矣賈誼之論秦所以亡韓信之對酈生之説漢所以興出漢中出散關二疏不以炎祚垂亡而廢天討也唐高祖紀賛唐所以興平淮西碑中衰而能復振首論藩鎮之癰疽以成王進傳賛則其潰裂壊爛之餘殃也二代之興亡具矣讀屈原傳答燕惠王書客難獲麟解送孟東野序蘇子美文集序士之不遇可勝言哉然聞東郭先生之論淮南之訓王承福之言伯夷嚴光徐孺子之高風者遇不遇曾

何足動其心也考莊生論方術太史公自序劉歆移太常博士書韓退之送文暢序目録序則道學之散久矣然孫子戰地之說術也而通乎微泰豆氏之御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技也而進於道列禦冦論無爲之無不爲莊生本陰陽動静以明内聖外王之道又皆古聖人之微言也蓋嘗聞之湯氏家學祖朱宗陸而且有取於莊氏之書其以斯歟荀卿之學長於禮其論之精者與戴氏記當並傳亦不可以文論也夫以文爲學者若唐

韓柳宋歐曾王蘇氏其人歟然觀其荅李翺書送徐無黨序荅吴充書齊書目録序文甫字説雖皆以文為學而能探其本潭州新學詩書洪範傳後吴職方赴闕序思堂記則又閔學之陋而稍知反諸身豐樂亭記政成而歸美於上隴岡阡表身達而能顯其親族譜引則知尊祖敬宗矣梓人傳言為相之有體雲峰院記閔土俗之好爭皆非無實之空言也雖然當宋室盛時有若王元之范文正公張方平又皆人材之出於學術者而歐

陽公足繼昌黎伯蘇子瞻以其雄文直氣敘而賛之可
以廉頑立懦矣此七十九篇者所以爲絶妙古今而非
他作可及也歟然而自序但以爲千載英華萃是者時
上方好文學君臣相尚以虛文而危亡之恤不因其所
好而啟迪之庶幾乎知所自反也哉其後賈似道專國
湯公以從官一再去位五辭名命不起則天下事不可
爲矣而馬公終身受其軒輊於國亡而後止則其觀是
編而不悟無足言者若趙公者亦惟以言語句讀取之

而且欲進之於經豈當時賓主間偶未之及邪抑未知其意而不欲斥言也不然則六經固家傳而人誦者苟不践其實其不為言語句文者幾希余嘗考宋季之事而深悲其賢人君子之不遇以湯公是編之作猶且不見知於當時而未白於後如此而況於他乎故為發其微意以眎觀者

題吳君儀教授植芸軒卷後

汸聞邑南吳公君儀父之賢心竊嚮慕之而不及見也

既而得與其子希道游喜其和易而能立疏通而有守雖盛衰禍福變故相尋而晏然不易其平素語曰后稷家兒不惰穡伯夷家兒不奪席豈不信哉自是以來益以不獲識吳公為恨無何病卧故山雖希道亦不相見者數年矣一日黄子中來訪希道以毗陵陳思　氏為其家君作植芸軒記屬子中見示余三讀其文而竊有感焉吳公年踰六十始以醫仕且猶不忘畎畝而陳君反覆稱述將若不可及者何也葢嘗聞之四海既一風

聲氣習非復南州之舊勝國遺老每戒其子孫以儒術茍不見用於時則當退業農圃或隱於醫卜不然寧小作商販自資慎毋倚權勢習刀筆以壞心術債家聲而貽後禍今觀吳公所以自處者如此所謂非茍知之實允蹈之者乎吳公之先君子號達齋未冠即領鄉薦鄉先達左史呂公以其子妻之不及繼其世科而國除屹然山林弗自光耀則君儀父所以持身保世者固有所受矣池上之亭燕及曾孫可也希道趣尚不墮流俗固

宜廼書所聞於卷後而歸之陳記後十有八載孟夏下澣里生趙汸敬題

書揭學士贈相士吳大春卷後

人之生圓顱而方趾陽上而隂下乾坤之位定矣心為火居南而在上腎為水居北而在下肝為木居東而在左肺為金居西而在右坎離震兑成形於内而三辰五行見象於外矣然而二五之變錯揉不齊其短長清濁異稟其吉凶利害殊遇則夫衰旺生克精祲休祥見於

一尺之面者與星歷家所推往往相似此人之所以肖形天地此命乎天者所以不可推移而姑布子卿之術所從出也荀卿子乃獨以謂古之人無有學者不道為非相之篇以排之至其言相之說不過長短大小善惡之間而所謂善惡者又不過以疾禿跳偏為惡美麗姸冶為善而已然則稟生受分萬變不同即其人而無不可見者卿固不及知歟自卿為是論儒者多宗之然自秦漢以來善相人者固未嘗絶於世宋之盛時名公貴

人廼或假此為知人之助希夷先生陳公天人之學近代以來莫之先也於錢副樞种諫議亦皆以相取之則相之為術誠有不可忽者雖然豈惟知人為有助哉其於自知也先審矣使人皆知分之命乎天者一定而不可推移葢一照索而可決焉咸必安而無躁其於人心世道良非小補顧學而精之使言無不中而足以取信於人則亦未易能耳嘗聞北方貴人有精於斯事者患無可告語晩得一士使居暗室懸五色絲一握其中鑰

户塞牖而穴壁以進食告之曰相眼學也坐久眼明能辨絲色而數其多寡則可以出而受術矣益期年而後悉如其言廼得盡其術嘗於大比之歲閲進士於廣坐中歷言其人是歲科名得失與其父母之疾病壽夭無一失者其非進士而與坐者亦能言其挾某術精某藝聞者莫不驚異以其術之精微若是故傳者鮮焉則荀卿子之論猶不廢於縉紳閒理亦無足怪者吾邑吳大春嘗以斯術遊衆大之都名公貴人莫不尚焉待制趙

公嘗請學士揭公爲文以贈之後二十年其子心鑑甫自外歸里人以休咎詢之無不驗於後者一日攜揭公序文過余山居曰吾先人之術以五行十一曜爲法象益術而通於理者也揭公未嘗進而叩之故未及有所表章吾先人謹藏其文於家而未嘗敢出以示人也余曰無傷也公之文視荀卿子之文則有間矣夫相之爲術固有難言者不以其所不知而即其所知以爲言此所以爲可貴乎矧子能取信於人其得失常懸於三寸

之古端亦非他人之言所能為輕重也雖然為吾子述所聞書其後使觀者知子之論人其術與常流異而子之先人所以見知於當世者終賴揭公之文以傳不亦可乎

跋劉郎中所藏邵菴先生戴笠圖詩卷後

右邵菴先生戴笠圖畫者陳可復乃宋邕管安撫陳公元晉裔孫先生表姪也所題詩四章後既改第二章好事者復請先生小字別書以刻諸石流傳頗多而行字

韻一章則傳者未之見也第四章結句云此是先生戴
笠圖是字闕下半體由懸手書筆不著紙病目後作字
若此者多矣先生家素貧仕雖顯而食指衆俸入初不
自給所居臨川之崇仁負郭有田一頃餘廼夫人趙氏
存時蠶績奩具所置者懸車後歲收僅支數月鑾服犀
帶金帶各一時入隣里質庫中四方來見之士道路相
望座上常滿有篩亭館植花木作重屋以規邸舍之利
者其束修乗壺之入羔鴈之贄與夫碑板之義取還以

為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每風日清好則領賓客從以門生子弟山僧野老徜徉山水間或尋梅放鶴觴詠而歸一日出遊遇雨借笠田家戴之乃得還戴笠有圖以此先生平居口未嘗言貧而詩中薇字稀字二韻頗紀其實益有無入而不自得之意石本自跋云人間之境如雲渡水如花隨風不足記也讀者更以此意觀之則一時高致可想見矣江夏劉公明善既得此圖常寶玩之公方顯用於時而於前輩流風遺韻不忘敬慕如是

則其趣向可知詩後名公題者巳衆非先生昔所簡拔則頌其詩讀其書而知其人者汸登門最晩劉公亦巳見示故述當時事於卷尾以明圖與詩所由作云

跋趙文敏公臨東方先生畫賛

汸往歳遊吳興登松雪齋聞文敏公門下士言公初學書時智永千文臨習背寫盡五百紙蘭亭序亦然今觀宋仲珩所藏東方先生畫賛臨本見公於書學雖老不倦前言於是益信然公子仲穆父嘗謂汸曰先人書某

不當論晚歲嘗書大洞經必求佳紙遣人於姑蘇擣治
入潢每用清晨起盥漱焚香下筆以三紙為節是書真
不愧古人惜乎書之未畢而捐館矣因出以示坐客皆
稱歎以為筆勢超絶乃平生所未見惟湖州學記為近
之爾郊外有幻住菴唐君子華偕余遊焉菴中唐人天
王四幅子華言此亦公所鑒定者每指其衣文妙處以
為古篆籀遺法也子華以善書著名葢嘗有得於公者
仲珩好學書小篆八分草隸皆通習之故以所聞見於

吳興者且以見前輩於翰墨之事用力精深如此不以賢於時人而自足也

跋謝翺西臺慟哭記後

漢丞相諸葛武侯卒蜀人巷祭野哭當時不能禁宋丞相文公欲為武侯事而不可得卒不屈其志以死江南人哀之有甚於蜀人哀武侯者三山謝翺臯羽其起兵時諮事叅軍也望夫差墓過越王臺登子陵臺觸物悲慟不能自已固宜然既自歸晞髮宋纍又作為歌詩慷

慨懐古且匿名記其事以自諱豫求葬地於子陵臺側將自附於梁伯鸞類若有意於警發憤憤乎張子孟堅恐其事湮没取其文稍釋庚隱而傳之葢有見於此雖然先正有言觀大節必於平日

跋謝翺冬青樹引後

余為兒童時嘗見文字記嘉木揚喇勒智發宋諸陵將建塔錢塘僧大内越中有義士夜募諸少年别求遺骸盡易其所暴露者後雖取去與牛馬骨雜瘞塔中悉非

真龍所蛻矣其義士與作傳人皆不著名氏自馬相而下題其後者十數公亦隱其名所敘述却甚詳且言是夕事幾覺有踰垣折足者然余後遊錢塘問於父老乃無人能言其事或云是塔凡三經雷震最後乃焚其金
累浮圖火之若瓠壺者使皆無名氏遺骼何以能動天如此余無以應之張孟堅所注謝皐羽為唐珏玉潛作冬青樹引益是暗記此事向所聞義士者豈即珏耶然注中或言是王修竹又何人也此大奇事非李布劇孟

之徒不能辨數十年間豈無族人子孫能言其事者乎孟堅更轉語好事君子倘得其實宜詳注謝詩以傳倘能一過越中訪問南山陲求得植冬青故處封域而表揭之且記其事於郡乘又一大竒事也毋徒曰疑以傳疑而已

葬書問對

或問葬地之說理有是乎對曰有之然則其說孰勝對曰葬書至矣問曰葬書真郭氏之言乎抑古有其傳乎

對曰不可考周官冢人掌公墓墓大夫掌凡邦墓皆辨其尊卑度數而葬以其族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次二曰族墳墓則葬不擇地明矣豈有無其事而著其法者哉漢書藝文志敘形法家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而宫宅地形與相人之書並列則葬地之法其肇派於斯乎余嘗讀張平子冢賦見其自述上下岡隴之狀大畧如今葬師尋龍捉脉之為者豈東漢之

末其說已行於士大夫間至景純最好方技世見其葬母曁陽卒遠水患符其所徵而遂以葬書傳諸郭氏耶然無所考矣問者曰葬書世所有然自齊梁至隋唐君子不道至宋司馬温公乃欲焚其書禁絶其術何也對曰其言有大悖於理者書固可焚術固當絶也夫盛衰消長之變一定而不可推移者雖聖智巧力無能為益天命之所存而神功之不可測度者也後世諸子百氏好為異端奇論者衆矣未有敢易此以為言者而葬書

獨曰神功可奪天命可改嘻其欺天罔神謗造化而誣生民也甚矣世俗溺於其説以為天道一定之分猶有術以易之則凡人之為事是非黑白物我得失之細固可以顛倒變亂伏藏擒制於方寸之隱發以遂吾私而無難世道人心遂有不可回者豈非葬書之言有以誤之歟禁而絶之固善問者曰夫其謬戾既已如此而又以為葬地之理在焉何也對曰術數之書其言不純往往類此夫創物之智難以言傳固不可以為言者之失

而敝其善也曰敢問其言之善者何謂也對曰所謂乘生氣者是也班孟堅曰形與氣相首尾此精微之獨異而數之自然最為得形法之要葢與葬書之言相表裏夫山川之起止合散其神交氣感備百物之情故地形之書與觀宫宅人物者同出一原而後世楊廖之徒遂精其能而極其變然後坤靈生息之機得乘以葬而無失焉葢非殊資異識足以盡山川百物之情逆來順往旁見側出皆得其自然之數者不足以語此則其事雖

鄙而理亦微矣故其書愈多其法愈密而此三言者足以盡該其義蓋古先遺語之尚見於其書者乎又問曰星天象也術家以名山豈葬書之吉耶對曰五行陰陽天地之化育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聲色貌象各以其類蓋無物不然無微不著而況山阜有形之最大者哉苟至理所存不必其說之皆出於古也曰直者吾知其為木鋭者吾知其為火轉動者吾知其為水而圓之為金方之為土何也對曰易象乾為天為金為圓因其從革

以觀其在鎔則知之矣四方形而土居其中益體坤而得地之象也問者曰然則或謂人間萬事皆順惟金丹與地理為逆者何也對曰人有五藏外應五行散精布氣以養形也陽施陰受以傳代也非逆不足以握神機而成變化天有五氣行乎地中流潤滋生草木榮也絪緼上騰發光景也非逆不足以配靈爽而貫幽明知金丹之為逆者則生氣得所乘之機矣夫豈一物對待之名哉又問曰今閩巫方位之説亦得葬書之旨乎對曰

論五行衰旺生克此自陰陽家事非所以求形法葬書言方位在勢與形之次而近世臨川吳公刊定其書寘是語於雜篇之首葢嘗與人言方位時日無關於地理可謂得其本矣譬諸方技家起死回生必精乎色脉之度數長生久視不出乎内外之法象葢形氣之治神機合變不係於方其本如此問曰然則欲知葬地之理者將即形法而求之備乎抑合陰陽家而論之也對曰是固當辨譬之人事形法其言相也陰陽其推命也有不

相待者矣然言相者因百物之異形而各極其情狀以察造化之微而知吉凶必不以相人者相六畜也推命者以生年月日時論禍福吉凶猶或失之者由其爲術之本不足以範圍大化也移之以推六畜輙大謬者六畜之生不同於人也夫方位之說本非所以求地理況乎隨意所摘不得形法之真而槩以其說加之則亦何異以虛中子平之術而推六畜以論牛馬者而論人耶又問曰然則其說何自而始術家多談之者又何耶對

曰不知其所自起也贛人相傳以為閩士有求葬法於江西者不遇其人遂泛觀諸郡名蹟以羅鏡測之各識其方以相參合而傅會其說如此益瞽者扣盤捫燭以求日之比而後出之書益加巧密故遂行於閩中理或然也夫勢與形理顯而事難以管窺豹者每見一斑按圖索驥者多失於驪黄牝牡苟非其人神定識超未必能造其微也方位者理晦而事易畫師喜模鬼神而憚作狗馬況羇旅求合之巫惡肯攻所難以艱其衣食之

述哉此可為智者道爾問者又曰理既如是則葬書所謂反氣納骨以隂所生也者固在其術中也何乃於奪神功改天命之說而斥絶之若是耶對曰本骸得氣遺體受蔭者氣機自然之應也然吉地不易求而求全吉者尤未易葬師嘗鮮遇而遇真術者為尤鮮是其術之明晦用舍地之是非得失且懸於天而不可必令其言曰君子以是奪神功改天命何其不思之甚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葬書之所謂君子者乎又曰然則

今之名卿大家其先世葬地多驗如執券取物至其盛時竭力有求輙無所得或反倍謬取禍豈亦分定者不可推移耶對曰不但如是而已夫家之將興必先世多潛德隂善厚施而不食其報若是者雖不擇而葬其吉土之遇與子孫之昌固已潛符默契𥁞天畀之也後世見其先之鼎盛而不知所自來於是妙探巧取牢籠刻削以為不知何人之計則其急於擇地者亦殖私規利之端爾其設心如是則獲罪於天而自促其數者多矣

擇而無得與得而倍謬豈非神理之顯著者哉問曰然則大儒子朱子亦有取焉何也對曰大賢君子之事不可以常人類論古者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水泉螻蟻之為患至深善腐速朽之藏如委棄於溝壑時有定制民無得而遺焉皆昔人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伊川程公謂死者安則生人安乃自後世擇地而言其自然之理爾朱子之葬必擇地亦曰為所得為以自盡夫必誠必信之道而不失程子之意云爾然而君子

之擇未嘗有加於報施之常則其托斯事於李通氏者又豈有所歆羨期必也哉固非可與常人類論也問者又曰死葬者生人之所必有而大儒君子所為乃後世之標凖也故世之論葬地者必以朱子為口實則仁人孝子之葬其親地不可以無擇也明矣今物理之難明者既如彼而得失之懸於天者又如此則所謂為其得為以盡其必誠必信之道者將何自而可耶對曰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斂手足形還之葬與葬以天下一也

故喪具稱家之有無夫吉地之難得豈特喪具之費而已哉先王制禮嚴於廟以盡人鬼之情而藏魄於幽以順反原之變其處此固有道矣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桼不及期周過其歴祈天永命歸於有德而心術之懷氣數隨之此必然之理也聖賢豈欺我哉學士大夫秉禮以喪親本仁以厚德明理以擇術得失之際觀乎時義而無所容心則庶乎不悖於性命之常而亦可無憾於慎終之教矣豈非先哲之志而君子之道哉又

問曰然則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何事而前輩謂中原土厚水深地可不擇江南水土淺薄不擇之患不可勝道則將奈何對曰聖人之心吉凶與民同患而不以獨智先羣物故建元龜泰筮以為生民立命而窀穸之事亦得用焉豈以偏方地氣之不齊而强人以所難知者哉且江南之林林總總生生化化者無有窮時而地之可葬者有時而盡也又安得人傳景純之說而家有楊廖之師哉夫道不足以公天下法不足以

闕後世而可以垂訓者未之聞也雖然有一於此葬書所謂勢來形止地之全氣者誠未易言若夫童斷過獨空缺曠折水泉砂礫凶兆之速滅亡者固有可避之道也大山長谷廻谿複嶺之中豈無高平深厚之地可規以為族葬者雖鬼福之應無及於人而盛衰之常得以盡其天分譬如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其視委之庸巫聽其貪戾妄作冥顛暗覆於一坏之壤而不自知者則大有徑庭矣昔人謂誤解本草為生人之禍今葬術豈輕

於本草然藥餌得失見於目前而葬地吉凶每存於身後故未有能稽終知敝者也事有關於送終之大節儒先君子有所不廢而流俗因仍未能極其表裏精粗之緼與夫得失之由故作葬書問對吾友程君仲本最為留意斯事學之十餘歲矣而審問明辨弗得弗措益有志乎明理以擇術者非世俗凡近之為也故書以遺之仲本之師鄉先生朱君允升其人也朱君明達精博於六經之緼與文字之源委遂古之初萬化之源陰陽方

技之本昔賢開物致用與其精神思慮之存乎藝事者莫不心悟神解誠窮鄉晩進之蓍龜水鑑也於山川情性寧有不得者哉以仲本之善學而卒業於朱先生如王良造父駕輕就熟將有以得夫天人物理之大全豈曰俯察而已

醫說

醫之為術古之君子類皆能之以為養生事親慈幼之切務非可漫焉諉諸人者是以百家衆技莫得而先焉

況人之有身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元氣之藏神明之谷經之所起脉之所止榮衛周流屈伸聚散與天地比運氣靡常土風殊理五臟六腑勝負衰旺死生疾病之所以皆儒者格物致知之道所當必究未有寘然於一身之内而得為大儒君子者也去古既遠由百家衆技而上率以空言相師而不究其實惟醫則利害得失決於旦暮間甚遠不過旬日以文辭隐蔽故學者鮮焉於是判為專門而世俗養生事親慈幼之際亦惟他人是託

其不能無憾者衆矣宋之盛時嘗命文臣知其説者取前代方劑雜民間所獻遴選而慎存以極謹審之道業斯術者頼焉奈何庸人謬爲增損一以温平和解掩其所不知而終無益於治療之效漢長沙太守之書觀症察脉以知病之所在而湯劑施焉其道最爲精當而近世以來遂爲絶學間有剽聞一二曾未得其要領而疏導湧泄率意妄施戕生人於掌股間而目不瞬其流弊豈有涯哉故凡儒者所當爲而不知講則世俗之士將

起為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不獨醫也河南處士郭公子和嘗以其修己治經之餘取張氏書精意研覃補其闕畧于朱子為序以表章之泌隨程公可久亦有論著今傳者罕矣四海既一河間劉氏東垣李氏之説始行東南其遺書未嘗散布者猶數十種有志者由是以溯長沙之學而有得焉可以養生可以事親可以及人庶幾古者大儒君子之能事不遂泯於方來已乎雖然醫仁術也其體甚大其理甚微其用物也猥而雜其取效

也近而著非通乎天地之化辨乎事物之賾者不足以成其能也非貫乎方論之博極其心思之至者不足以致其用也益必有明敏之資躬質厚之行而又反諸身以求古人格物致知之所必究者而用力焉使其心静而理明志堅而神定然後聖神工巧脉病証治之說可以意會金石草木形色氣味之性可以類推而又博濟而匪私善施而不伐庶幾醫道復古者乎余嘗重有慨於斯切意通都大邑或有其人而未之見聞浙東朱公

彦修親得河間東垣之傳於其師每欲一從之游亦因循未暇也至正巳丑冬來錢塘卧病進士臨川葛元哲會舍君時為行省掾以長沙法親煮藥飲予且曰予書佐盧叔原善論醫當使為予發藥旣而叔原至按脉處方乃東垣治内傷法也藥三進而病愈予歸山中每思叔原不忘辛卯十月予復來而叔原方給事公府少暇日則指徐君子貞告予曰此子表姪可與共論斯事者予時始與子貞相識因造其家得觀李氏諸書嘆其用

力之久客中感疾屢從子貞得藥如鑰透簧湯沃雪又
喜其取效之速聞朱公昔游會府子貞之先君子愛慕
之因遺子受其說又知其學爲子傳書肆老人陳思復
爲予言子貞之父孝於親養生送死不墮流俗尤篤友
誼則其過庭之間所以爲學問之本者必有道矣葢是
數者皆非今世方技家所能備而子貞兼有之且年甚
富氣甚清讀書論文日進因之以成其能致其用使得
於巳者可及於人續於前不絶於後其事甚偉而乃優

游獨善使其道闇然而不章余益深惜之故具以平昔所見為子貞言于貞儻因予言而有感其必善施博濟不失父師之意有以副交游之望乎

崔尚書寅齋說

自二程夫子以敬為聖賢心法之要朱子又從而申之以為聖學始終皆在於此讀二氏之書者靡不知於是有以敬名其齋居者程門高弟衆矣求其由敬入者尹公彦明一人而已登朱子之門者尤衆廹其所以論敬

則曰惟畏為近之夫畏非敬也常人之情必有所畏然後能敬於是有以畏名其齋居者然則敬其果易言乎然先儒言敬實本虞書虞既言敬矣又屢言寅字書敬惕也歐陽公之為言恭為且畏之辭為敬畏二義而一言以舉之莫切於寅者藁城崔公宗明名其齋居之室曰寅葢取諸此雖然汸嘗聞之敬與畏皆非由外鑠我也孟子所謂禮之端者人皆有之苟於此而有見焉不患乎持守之無術矣顧學者苟非資質之美則無以為

用力之地非感發之深則無以慎其終求諸古人在漢
有稅侯者其為篤慎雖天子亦必敬之有萬石君者恭
敬無與比家人化焉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莫及二
君子者於聖賢之學初未嘗有聞也惟其得之於天有
大過人者故能中存敬畏如此在宋則有若司馬文正
公自言其平日視地而後敢行措足而後敢立有若趙
清獻公晝有所為夜必焚香告之於天二君子者於聖
賢之言則固有聞之矣若二程夫子所謂心學者亦未

必盡合也然而持守以道而警戒嚴密乃如此向所謂敬近之者益有徵焉豈非深有所感發而然乎今崔公質美行馴視漢二君子固無足多讓至其以寅名齋則肅然敬惕之義常接於目而著於心是必有聞乎文正清獻二公之遺風而興起者也其見知於明天子而拜大宗伯也宜哉縉紳文學為公發明名齋之義甚悉以為公之於寅所謂非苟知之實允蹈之者故取昔人操履之實申釋其義以明公之志云

二星說

丙午三月太白在酉光耀異常芒角上拱如佛像之圓光然歲星在卯亦如之時鎮星亦在卯說者謂卯火垣也而爲木旺之地木火土金遞相生故太白尤異於常所喜者歲星之得其所也五緯固有常占矣然則虛中之術不但可推人命雖世運亦不能逃也耶

范叔豹字說

吳興范君元質字叔豹請於縉紳先生求文以道其義

至屢數十篇其辭富其義博矣而君猶求之不已且俾余亦贅言焉予屢以不敏辭而弗獲乃為之言曰夫即名字以求言因稱謂而知警進學之一端也為其說者容可易於言乎夫本人心稽聖訓察剛柔善惡之宜以極擴充變化之妙使夫人終身誦焉而有餘上也辭有徵義有止約不至於陋振不失於矜次也審於義而未周措諸辭而多失無次矣前二者余既不足以及之強而言且出於無次者之後君又奚取焉雖然姑以管中

一斑者爲君告可乎夫君之字所以取義於豹者以其有文而善變也然豹之文生而有之非由外飾其變也蔚然而著足以美其身人之生而有之足以美其身者非仁義之謂乎反而求之擴而充之雖有不美之質猶將變焉時至而化則仁義不可勝用矣而況於質之美者乎此古之君子所謂人之文者也君和易疏直而爲質之美而無昏妄之雜也然則因氣質之善以盡問學之功即名字之美以致反求之實有餘師矣廹乎進而

能變則和易者為忠厚非有加於前也疏直者為嚴正非有待於外也目視耳聽而品節存焉手持足履而儀章著焉罔不由乎中也然則其為文也感矣彼以敦重樸鈍為不足而嘗口吻華筆端以為能者曾不足以美其七尺之軀而況能美人乎先民有言一為文人無足觀矣夫文豹猶見取於人而文人至於無足觀者惡無實也文之在已茍無其實且不足觀而況於在人者乎是亦有不足為君願者矣雖然文人之文未易能也君

之求而不厭者亦不徒以文也然余之言必至於斯而止焉其尚有以諒余心而警省也夫

代舉留沙元帥狀

甞聞削平冦亂須資忠勇之才牧養民黎必藉㢘明之政惟久任乃全終始故借留非比泛常切見某人某始以江浙行省都鎮撫統兵克復江山玉山等縣有功繼而回兵救援省治破賊建德淳安克復嚴州撫安屬縣再從平章政事薩木丹巴勒勦除逆賊規畫錢糧接濟

軍馬進復饒州樂平等處盡心體國罔顧其他險阻無常堅貞不易可見其忠當紅賊擾攘之時本官每善以寡擊衆生擒斬首不計其數或策馬陷陣為士卒之先或振威一叱而賊徒奔散初復徽州親入賊陣射殺斬黄賊首偽彭萬户賊徒畏其威名可見其勇自奉儉約門禁甚嚴號令賞罰悉由至公子女玉帛秋毫無犯官民共知遠近稱誦可見其廉本路僻在萬山户口實為繁夥始緣官吏輕棄城池遂致愚民無辜陷賊繼而官

軍數少由是賊去復來然而脅從之徒不過百中之一本官察都邑之宼枉洞見秋毫布國家之信恩確如金石招安詿誤則指天誓心聞者感泣禁革科擾則家至户曉民賴以安比之戰功意尤深遠可見其明加以好賢下士見義敢為識朝廷之大體達將帥之弘規真可為斯民父母不可一日而無者也況兼本路兵戈之後饑饉相仍城池公廨正此用工未及成就非本官盡知民情事體終始監臨大闗利害今者朝除達魯花赤將

至本官屢嘗辭職民情憂懼恐或一旦失其所依為此不辭遠道陳乞舉留謹具狀上告

祭婺源汪王廟文 代總制王克恭奉使汪廣洋作

惟王鄣山之英黟水之靈生為人豪歿為神明保障六州不為已榮識機慕化克全民生廟祀邈綿足以表其忠烈之盛子孫千億足以彰其惠愛之誠回視當時如世充建德輩不知天命困猶力爭殘民毒衆卒為頑冥飄風遊塵徒汙汗青昔王生存嘗以殄寇道出星源邑

人留像千載猶傳則夫一時六郡之内蒙其福澤者又可名言也哉克恭欽承朝命來鎮于兹撫軍守民匪神曷依廣洋世遷高郵奉命出使水木本源敢忘所自唯王誕辰實在兹日虔率官僚即祀廟宅薄奠斯陳神其來格

東山寓舍安神主祝文

維至正十有三年十月乙未朔越十有五日己丑孝孫某暨合家眷屬等新作先妣以上四世神主於東山寓

舍祠堂奉安先高祖考帥屬百六府君神主先高祖妣程氏恭人神主居西第一室先曾祖考稅院二府君神主先曾祖妣金氏安人神主居西第二室先祖考縣丞定一府君神主先祖妣朱氏安人神主居第三室先考倉使相二府君神主先妣汪氏安人神主居第四室敬以清酌庶饈之奠即祠堂合祭昭告祖考四世之靈惟我祖宗始居休寧龍川歷唐末五季入宋三百餘年以及本朝又幾百年傳緒十有七世至於某等當其盛時

貲産擅一鄉家學以儒名在官為命士而喪祭之儀通乎禮俗子孫既衆聚散不常固未能為一定可久之規也汸等不幸遭此阨運兵火之餘兄弟離散祭奠無所繼以先妣喪亡哀苦逃生哭泣無地深悲至痛何可忍言歲月不居練祥已届兵戈既遠疾癘甫平始獲漸謀休息而几筵之位屢設屢遷褻瀆甚矣葢練而後祔祔而還寢傳有明文然家廟不在勢既不得羣居兄弟散處不容別安靈座乃即兹山新成隙宇為四龕南向作

主之式神位之次大畧取法先賢庶幾垢面往來朔望得以伸哀䟽食菜羮子孫不致忘本而已於禮意之合則不敢知孤苦餘生情文荒忽伏惟尊䰟鑒之尚享

外祖汪公祖妣朱安人改葬墓所祭文

嗚呼禮有繼絶乃先王所以重傳世而厚倫紀故為後者得見於經昔吾外祖與祖妣之殁不數年而舅氏夭逝奈何貲分産析而主嗣不立祔食於伯氏者再世七十餘年矣豈無近屬而莫之爭此吾母所以痛心疾首

乎斯事固嘗悲思啜泣俯椀湮席以逮老乃卒抱恨於九京夫世降俗遷有難言者而兩家多故以至於此則其責實在諸甥然諸甥各已老大而五喪其二則内之羣從兄弟亦十亡五六而況乎禍亂之相仍今其人存而業不墜宜為吾舅氏後者惟曰禮字季和一人而已乃慨然悲從叔之不祀而願身為之後以主其祭事非有為而惓惓存乎忠誠嗚呼使非毋族猶有斯人則諸甥之情事終身不白而將何以見吾母於幽庭益於外祖

與祖妣改葬之議始建而山川委和近在咫尺乃若神藏鬼秘以為承祀者之吉徵日吉辰良秋高氣清虔奉二親窆于新塋庶神氣之歸復佇天光而發榮使世家由是而益昌大以永世則不嗣於昔而續於今者乃天理之復明痛吾母之莫見空涕泣之交零爰銜哀以致奠冀昭格於冥冥尚享

祭外舅文

維年月日壻某謹以清酌庶饈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

於外舅故純二朝奉之靈老成凋瘁耆德誰存公如靈光巋然獨尊馬醫擊鍾夏畦髐食飾外為夸公則異是銖累寸積雲升川增若非已有不振不矜聞鷄而息戴星而起槁項華顛劬躬未已近憂遠慮必謹其端淵冰之戒聽者為寒善不近名人惟求舊厚以鎮浮質而不陋遐不黃耇託其後人一夕不起天胡不仁垂絕之音聞者孔悲天乎痛哉飲恨奚為大物有歸猶相代禪矧伊傳鄄而足追睠一氣闔闢廓然大公孰短孰長孰為

窮通徼纆糾纆平陂相倚有命在天公奚憾只公奚憾只陟降相羊鑒余深衷酹此一觴

宋處士誄文

處士金華宋氏諱文昭字文霆曰蓉峰處士者集賢院所賜號也處士以質行信於郡邑見稱於名公貴人以聞於朝著於是集賢院為製處士號下其書以旌之其子曰濂字景濂亦用布衣名入翰林不起以遂其養而父子一時俱見重於縉紳矣汸辱與景濂遊而不及升

處士之堂親炙其德容詞氣以窺其所存之萬一然嘗
觀景濂博物洽聞足以名一世而不以自多為文章下
轢魏晉上擬周秦而視若蜩翼蛇蚹苟可以慰其親雖
憂患在已而不辭志有不得行雖縻之以好爵而不顧
凡世之所謂械機榮辱漠然若不入於其中可謂賢矣
逮其述處士之行且猶歐然自失以弗克承明訓紹先
德為憂則處士之身教益有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者
乎處士年八十有一以微疾終終之日濂與兄弟及子

若孫咸在左右益世所謂全人備福者而遠近聞訃莫不嗟悼傷悲哀善人之不可復見也乃作誄曰

維處士之先世居於秦載自唐初厥有聞人憲丞大理實遷吳興為易講師朋來振振五季弗靖再徙烏傷時維體仁教義益彰卒謚文通河汾有光奕世皆儒幽而不揚潛溪之濱伯仲來止宋熄其炎世族中否吏虎而冠盜聚蜂蟻孰寧厥居完而弗毁積厚未施雖伏必發爰有吉人溉其萌蘖雍容紆徐有待無捷委祉垂祥以

開來葉猗歟處士稟淳毓和內剛以毅外則柔嘉涵濡薰陶夙成厥德孝以事親誠以接物其孝伊何服勤盡瘁懇懇菑畬載覩其志其誠伊何內省必端一諾之信重如丘山鄉隣有急臨難毋苟彼狂阻饑聚嘯林藪吏資其畫卒殲羣醜捍患之勞用昌厥後教子諄諄文通爾思積久充大蔚為儒師彼富我仁彼爵我義貽厥之志孰為崇卑聞人一善喜見眉間遇不仁者咨嗟俛顏非矯而為稟乎自然簡儉沖默自全其天里閈推尊宗

嫺是則聲流天朝雅號攸錫配彼蓉峰長樂無極屬罹
艱屯顛沛離析履險如夷有馮有翼天祚高年聿昭世
德世德方興有子明哲大發於文施而不食增崇本初
以考元吉如何不淑木壞山頹善人云亡四邑之哀嗚
呼哀哉我未識公辱交公子載欽道義匪但文史出入
惟親兢兢懼喜脫遺疢疢躬奉甘旨孫子子孫均慶同
美胡不百齡遽聞摧毀輿懷悲慟痛如在已欲置生芻
沉疴未已述德序哀敢忘喪紀嗚呼哀哉

御書贊

徽州路休寧縣達嚕噶齊臣雅克哈雅以其先臣某所得今上皇帝御書和齋二大字示縣尹臣棣臣棣謹拜手稽首而述贊曰

於穆聖明神文冠昔由潛而升乃見天德聰兹守臣和沖以居爰錫嘉名雲章暈如按體結字肆筆而成日月分耀山川奠形龍圖出河羲畫攸則天縱多能千載一日聖明御寓並育羣生鳳至麟遊萬邦以寧小臣在官

敢曰踈逺敬順罔違温恭是勉至實所在榮光必騰昻爾是德曾孫是承

邵子贊

隂陽晝夜死生天地人物開閉渾然一以貫之餘暇弄丸游戲

陸先生贊

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贈河南省叅政追封真定郡公蘇公畫像賛

義足以守身故不乘時而速化忠足以體國故能因事而有為是葢勢有所弗趨患有所弗避而卒能活邊庭數百萬之衆振殊俗以書詩者歟噫錫爵受封顯榮襃大者報施之彛道爾當巽懦茍安之日微斯人其孰與歸

江浙省都鎮撫哈密公紀功之碑

至正十四年江浙省征行都鎮撫哈密公選吏定縣之

明年平章移師樂平盡殄逋寇厥歳既大穰生息稍復父老言於縣令長曰自蘄黄盗起江東浙右咸被其毒縣數十里小邑居山谷間其人生受虔劉得不死所頼聖朝厚恩幸復齒編民惟平章奉若天威以嚴節制惟鎮撫削平羣盗以勇樹功矧又俾我賢令安而全之休而養之使有今日然平章勲業有大史氏書凡民敢議請以鎮撫嘉績勒真石以示方來且明國家將帥有人草竊烏合為不足平也既以言於縣即退詣海寧趙汸

請文曰公初以丹陽縣達嚕噶齊從省臣鎮京口既而
有旨從江浙省薩木丹巴勒平章討賊平章賢其才版授
征行都鎮總制諸將所復郡邑得便宜具官十二年十
月會元帥劉托音兵復武康十一日舟師次湖州横山
賊以五百艘拒戰公手火筒砲曰賊兵多脇從吾不忍
萬衆無知就死將驚之使自散爾發二砲出賊舟上賊
進不止則連以砲敗其數舟餘悉隱遁俄赭衣數萬循
山奄至公登岸謂將士曰賊雖破皆新衣不過倉卒被

驅迫爾慎無多殺仍使騎前呼曰汝等皆吾良民宜舍兵親射賊將二人殪之衆皆棄兵走又遣騎呼曰有能奪賊馬執賊將來者有重賞衆皆倒戈奪馬十餘匹以獻十三日會元帥韓邦彦兵敗賊湖縣治所斬馘以千計平章至郡二十六日大破賊長興明日擊賊五里橋擒殺殆盡湖州平十一月初八日大破賊饅頭山廣德平十二月初三日擊賊溧陽大敗之擒賊將甚衆溧陽溧水皆平十二年二月以平章命將所部軍擊賊徽饒

軍次嚴之淳安適戍徽將士水陸奔潰公執偏裨一人
責償軍狀斬之其將皆懼請自效十八日與賊戰威平
鎮破之明日賊悉其衆來赤幟彌望公突入賊中左右
排擊當者皆靡上下山谷或騎或步解而復合者數四
諸將之兵繼至遂大敗之二十一日天微明賊猝至營
外公不及甲躍馬陷陣有號黑楊者驍賊也以所操撲
杷中公右臂公仰刃斷撲投槊中其頷黑楊殞地下馬
將斬之賊鋒交至乃卓劒洞其腹奮兩刀斫賊多所殺

傷大兵乘勝逐北俘斬不可計時冦杭者亦為叅政董
公所敗慓悍畧盡自是賊勢衰矣二十二日擊賊嶽州
城外走之明日次嶽州治所以詔赦從賊者罪使其叅
謀廵檢周希濂府史侯塾照磨張德明等宣布恩信以
安集之平章至郡命公以所將兵同韓元帥進討三月
次休寧用其縣達嚕噶齊巴特瑪實哩仍戍之移軍祁
門縣人皆出迎得僧為賊將者二人斬之以杭州路西
南隅録事司達嚕噶齊伊爾蘇克為縣縣達嚕噶齊周希

漉為縣尹平章㑳從斡齊爾為主簿治其民轉粟餉軍
徽州平時盜據饒州立偽署如省府煽虐祁門境上四
月十一日公與韓元帥蒙古軍鎮撫舍哩巴噶伊嚕勒萬
户之兵俱進自以所將兵行遇賊侯騎三十人盡擒之
益知賊虛實乃置營柵為疑兵間道走分水嶺伏隘道
旁候賊過輒斷要害掩殺之回兵苦竹港盡殲其衆擒
賊將號宰相者二人倍道直擣浮梁二百里賊壘連絡
剗削如破竹然五月初一日與賊戰饒州三十里岡自

寅至巳大破之分兵三道入城遣鋭卒要其去路賊多赴水死手擒僞平章一人萬户八人得饒州路所失印平章公命以達嚕噶齊治饒州領征行都鎮撫事如故所將先鋒王千户孟千户皆為萬户按地利陽鎮盜中夕斫營身被十餘創奪賊槊格殺數十人賊遁且日進兵盡殄之江東憲上其功時湖濱盜猶衆江西省移書會捕公猶以所部軍平之南康黄溪賊恃堅壁殺掠尤甚選勇士襲破其砦南康平江西省憲嘉其功遣使宴

勞甚厚以事聞於朝十四年二月也公西域人有功雲南知名爲人慷慨得壯士心臨賊境必先諭以恩德不服乃加兵周令便人其治以兵戈後務爲休息潔已愛民設施無所疑撓邑人賴之詩曰

冦攘紛披大邦之縻哀厥兇殘恣睢四馳矧是窮山邑于巖石不戒於隣轉而相賊搜原剔藪豺狂狼毒孰有其命牢牲視人籲天何高扣地何厚方伯連帥曷日予捄大盜再舉貪懦弗懲盜嘻民懟卒潰于成帝命南征

平章總戎從以虎臣將其選鋒殲厥渠魁罔俾行悔哀此下愚大恩斯霈孔武哈公言奮其威天無虛發刃不徒施一夫授首萬衆逃命三吳既平㸃歙底定畀我賢令時民渴饑罔俾僉壬漁奪其私我有居室昔盜攸考婦子具完匪令誰保我有田疇亦既蕪穢黍苗欣欣匪令誰藝痍傷未合疾疢相仍令曰時詘毋或舉贏嗟令之仁公實惠之公曰匪我平章之恩惟平章公天子所命不振不矜式前廟勝江湖澄清衮衣來歸帝錫哈公

虎節熊旗為國藩屏為民司命壽考無疆受天之慶

克復休寧縣碑

蘄黄盜亂江東徽州受害尤大徽屬六邑惟休寧得禍最深自行省兵始復徽州即以逹嚕噶齊戍休寧卒完遺民以成底定之功者前省宣使高昌巴侯也侯在縣一歲郡邑命吏皆至官邑人惜其去咸走大府言侯得民心緩急可仗不宜置散地吏議莫奪則相與伐石刻文著侯功德焯示來裔其序曰惟至正十一年冬盜破

江州殺守官掠南康鄱陽袁兇煽頑轉相仇賊明年四
月婺源犯休寧軍民一夕皆遁遂陷徽州休寧地四
達羣盜蜂午殘燬尤甚俄頃賊將項奴兒自蘄黄來益
収兵急攻杭之昱嶺關分冦建德宣州從奴兒來者孫
哲與邑人吳相及諸良家子弟謀得壯士可二千人相
期執項奴兒以迎官軍六月二十二日戰郡西七里溪
衆敗皆死之盜盡焚諸起事者家奴兒遂奪昱嶺關犯
會府時不聞官府之令已三月矣行省兵破淳安侯以

所募士乘勝獨克戰歙南溪山間凡三十餘日橫挫賊鋒使不得合寇浙西壞其始謀得被驅農隸輒釋不殺咸印識其衣縱還鄉里賊氣愈奪當是時巴侯之名已震於賊中而山谷逃難之民莫不忍死以待王師矣既而寇諸郡者皆奔還官軍退保淳安項奴兒復自廣德陷常湖等郡浙西僉憲哈喇哈納公親勒兵軍聲大振九月復徽州侯從元帥沙布鼎公進撫休寧民既歸業元帥還郡侯治縣事誅惡少導賊殘大家者十餘人十

月二十三日盜迫西楊村包山絡谷不見其後候騎還
侯方卧店即决起上馬西望發三矢而進手揮雙長刃
先諸將突陣人馬俱奮出入排擊當者無不披靡賊大
敗僵尸三十餘里自是邑無不倚侯爲重矣項奴兒之
衆潰於浙西間道逃來民爭起逐之侯與邑義士遮捕
生得項奴兒檻車送行省伏誅别帥以兵狥祁門未定
遽分兵入黟盜一夕奄至師潰還休寧時大霧四塞盜
由邑西繞南門趨東門大呼合擊我師無營柵帥與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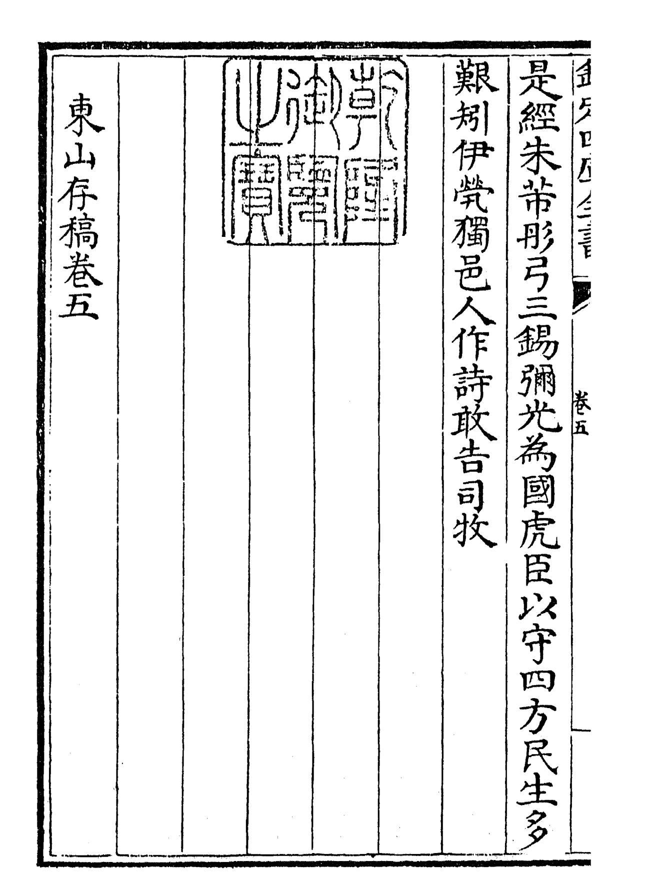
士在邑之民皆殲焉侯殺二人以單騎免盜相視不敢追楊村之敗盜將散去適湖口劇賊驅使同來衆可五六萬大掠休寧境中殺人滿山谷求執項奴兒者滅其鄉十有二月行省兵大破賊於昌化復徽州侯還休寧十三年正月與三萬户之軍俱次邑治居十餘日盜又大至天雨雪官軍戰不利失一萬户侯力戰至暮溪橋壞舍馬步鬬墮重圍中殺傷甚衆奪賊所得我軍名馬以還行募兵遂安三月行省平章薩本舟巴勒總大兵平

制西復廣德擊賊淳安以詔書赦其人卒定嶶州侯以蒙古千户之軍戍休寧乃除蓁叢正塗街築宮室招商居肆農還田畆朔望率諸生謁先聖先師新作公署稍復都邑之制焉此休寧克定之大凡也而侯之勤勞亦可槩見矣侯名巴特瑪實哩家世北庭貴族年甫三十長身有膽氣為法不苛使吏畏而民安之羣帥之兵三進乆次休寧未嘗殺一不辜軍使旁午不敢暴其境內則侯誠有德於人矣詎可忘哉其詩曰皇有萬方邈是

東南郡守縣令厥長惟監小大相承如臂使指德洽羣黎威行萬里遂墮列城天下為公孰為恬嬉不習而同惟仕惟家惟官惟市不虞橫目示以其技業業新安據崖枕溪壯哉休寧去險即夷列肆連雲冠帶衣履積居充溢吳會伊邇大山長谷名卿故家富貴豪胥角為尊奢溢發淮堧崇妖矯異煙起黄岡宫亭鼎沸夏畦馬醫俳舞儺驅爾相彼公殺人以嬉列炬長趨巖石如砥既焚休寧遂及郡治積僵如山澤以量尸金鑿似羅膾肝

若餡羣行于野搶擄而食釋爾耒耜執我矛戟少年風生士不宿誡義則信矣孰計成敗矯矯巴侯駪駪黃華大藩選將衆譽羣夸快馬如龍雙刀如雪駐坡驀磵且馳且射既剪雲頭遂營歙東山木林叢雜襲螘蜂觸熱排炎緣高縋深百戰不回羣愚和心師却而振孔武憲臣卓彼東帥西域之珍既復郡治進撫休寧屬侯纍韄與帥俱行上恩孔仁帥維渥之凡民有心帥維度之冠潰而奔民其孚來女不盜從予心女懐稚耋歡呼帥言

允仁釃酒椎牛羅列轅門盜逼西郊侯奮而起委鹹橫
尸于三千里孰為進討斥堠弗戒爾師爾僨我則弗敗
弗敗則邪式昭其勇躍身重圍手馘弗縱盜則日增郡
亦從生再失再復羣帥之力相臣後至於赫天兵雲輿
雷掃翼之風霆維此邑人侯實生之舍我弗忘從我弗
思蔓草寒煙我耕我稼亦有來牟伊誰是賴敗瓦頽垣
鬼哭神哀日中成市伊誰是開婦女兒童具知侯德孰
云侯歸使我心惻天子大聖羣公至明相臣凱還大賚



是經朱芾彤弓三錫彌光為國虎臣以守四方民生多艱矧伊煢獨邑人作詩敢告司牧

東山存稿卷五